

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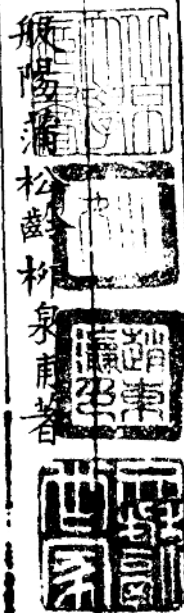


嵒湖鑄雪齋

聊齋誌異卷之六

潞令

宋國英東平人以教習授潞城令貪暴不仁催科尤酷斃杖下者狼籍於庭余卿徐白山適過之見其橫諷曰為民父母威焰固至此乎宋洋作得意之詞曰喏不敢官雖小蒞任百日誅五十八人矣後半年方據案視事忽瞪目而起手足挽亂似與人撐拒狀自言曰我罪當死我罪當死扶入署中踰時尋卒嗚呼幸陰曹兼拒陽政不然顛越貨多則卓異聲起矣流毒安窮哉。



異史氏曰。路子故區。其人魂魄毅。故其為鬼雄。今有一官握篆於上。必有一二鄙沅風承而痔舐之。其方盛也。則竭攫未盡之膏脂。為之具錦屏。其將敗也。則驅誅未盡之肢體。為之乞保函。官無貪廉。每蒞一任。必有此兩事。赫者一日未去。則蚩者不敢不從。積習相傳。沿為成規。其亦取笑於潞城之鬼也已。

馬介甫

楊萬石。大名諸生也。生平有李常之惧。妻尹氏。奇悍。少逆之。輒以鞭撻從事。楊父年六十餘而鰥。尹以齒奴隸數。楊與弟萬鐘。常竊餌翁。不敢令嬖知。然衣敗絮。恐貽訕笑。不令見客。萬石四

嵒湖鑄雪齋

十無子、納妻王、旦夕不敢通一語。兄弟候試郡中、見一少年、客服都雅、與語悅之、詢其姓字、自云介甫馬姓、由此交日密、焚香為昆季之盟、既別、約半載、馬忽携僮僕過楊、值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虱、疑為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披絮去、或告曰、此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促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頃飲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米失飪、殊不甘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襆被來伴客寢、馬責之曰、曩以伯仲高義、遂同盟好、今老父實不溫飽、行道者羞之、萬鍾泣然曰、在

心之情。卒難申致。家門不吉。蹇遭悍嫂。尊長細弱。橫被催殘。非
瀝血之好。此醜不敢揚也。馬駭嘆移時曰。我初欲早旦而行。今
得此異聞。不可不一目見之。請假閒舍。就便自炊。萬鍾從其教。
即除室為馬安頓。夜深竊餽蔬稻。惟恐婦知。馬會其意。力却之。
且請楊翁與同食。寢自詣城肆。市布帛為易袍袴。父子兄弟皆
感泣。萬鍾有子喜兒。方七歲。夜從翁眠。馬撫之曰。此兒福壽。過
於其父。但少年孤害耳。婦聞老翁安飽。大怒。輒罵謂馬強預人
家事。初惡聲尚在閨闥。漸近馬居。以示惡歌之意。楊兄弟汗体
徘徊。不能制止。而馬若弗聞也者。妾王体妊五月。婦始知之。號
衣慘掠。已乃喚萬石跪受中。慙搥鞭逐出。值馬在外。慚慙不前。

嵒湖鑄雪齋

又追逼之始出。婦亦隨出。叉手頓足。覲者填溢。馬指婦叱曰。去。婦即反奔。若被鬼逐。袴履俱脫。足纏縈繞於道上。徒跣而歸。面色灰死。少定。婢進襪履。着已。噉啣大哭。家無敢問者。馬曳萬石為解巾。萬石聳身定息。如恐脫落。馬強脫之。而坐立不寧。猶惧以私脫加罪。探婦哭已。乃敢入。次旦而前。婦殊不發一語。遽起入房自寢。萬石意始舒。與弟竊竒焉。家人皆以為異。相聚偶語。婦微有聞。益羞怒。徧撻奴婢。呼妾。創劇不能起。婦以為偽。就榻榜之。崩注墮胎。萬石於無人處對馬哀啼。馬慰解之。呼僮具牢饌。更籌耳唱。不放萬石去。婦在閨房。恨夫不歸。方大恚忿。聞橈扉聲。急呼婢則空。門已闢。有巨人入。影蔽一室。猙獰如

鬼俄又有數人入各執利刃婦駭絕欲號巨人以刀刺頭曰號
便殺却婦急以金帛贖命巨人曰我冥曹使者不要錢但取悍
婦心耳婦益惧自投敗顙巨人乃以利刃畫婦心而數之曰如
某事謂可殺否即以畫凡一切凶悍之事責數殆盡刀畫膚草
不啻數十未乃曰妾生子亦爾宗緒何忍打墮此事必不可宥
乃令數人反接其手剖視悍婦心腸婦叩頭乞命但言知悔俄
聞中門啟閉曰楊萬石來矣既已悔過姑留餘生紛然盡散無
何萬石入見婦赤身綳繫心頭刀痕縱橫不可數鮮而問之得
其故大駭竊疑焉明日向馬述之馬亦駭由是婦威漸斂經數
月不敢出一惡語馬大喜告萬石曰實告君幸勿宣洩前以小

嵒湖鑄雪齋

懼之既得好合、請暫別也、遂去、婦每日暮、挽石作侶、惟笑而承迎之、萬石生平不解此樂、遽遭之、覺坐立皆無可所、婦一夜憶巨人狀、瑟縮搖戰、萬石思媚婦意、微露其假、婦遽起、告致窮詰、萬石自覺失言、而不能悔、遂實告之、婦勃然大罵、萬石惧、長跪床下、婦不顧、哀至漏三下、欲得我恕、須以刀畫汝心頭如千數、此恨始消、乃起捉厨刀、萬石大惧而奔、婦逐之、犬吠雞騰、家人盡起、萬鍾不知何故、但以身左右翼兄、婦乃詬詈、忽見翁來、睹袍服、倍益烈怒、即就翁身條、割裂批頰、而摘翁髭、萬鍾見之、怒以石擊婦中顙、顙愛而斃、萬鍾曰、我死而父兄得生、何憾、遂投井中、救之已死、移時復蘇、聞萬鍾死、怒亦遂解、既殯、

楊善石集
古言羞人也
早有人印
肝刺心亦足
厚其罪

弟婦戀兒天不嫁婦唾罵不與食醮去之遺孤兒朝夕受鞭楚
俟家人食訖始啗以冷塊積半歲兒尫羸僅存氣息一日馬忽
至萬石囑家人勿以告婦馬見翁檻縶如故大駭又聞萬鍾殞
謝頓足悲哀兒聞馬至便來依戀前呼馬叔馬不能識審頤始
辨驚曰見何憔悴至此翁乃囁嚅具道情事馬忿然謂萬石曰
我曩道兄非人果不謬兩人止此一綫殺之將奈何萬石不言
惟伏首帖耳而泣坐語數刻婦已知之不敢自出逐客但呼萬
石入批使絕馬含涕而出批痕儼然馬怒之曰兄不能威獨不
能斷出耶毆父殺弟安然忍之何以為人萬石欠伸似有動容
馬又激之曰如渠不去理須殺即便殺却勿惧僕有三知支

峭湖鑄雪齋

都居要地。必合拯力。保無虧也。萬石喏。負氣疾行。奔而入。適與婦遇。叱問何為。萬石皇遽失色。以手據地曰。馬生教余出婦。益恚。頤尋刀杖。萬石惧而却步。馬唾之曰。兄真不可教也。已遂開篋。出刀圭藥。合水授萬石飲。曰。此丈夫再造散。所以不輕用者。以能病人故耳。今不得已。暫試之。飲下少頃。萬石覺忿氣填胃。如烈焰冲燒。刻不容忍。直抵閨闥。叫喊雷動。婦未及詰。萬石以足騰起。婦顛去數尺。有咫。即復握石成拳。擣擊無算。婦体兒無完膚。嘲啗猶詈。萬石於腰中出佩刀。婦罵曰。出刀子敢殺我耶。萬石不語。割股上肉。大如掌。擲地下。方欲再割。婦哀鳴乞恕。萬石不聽。又割之。家人見萬石克狂。相集力死。援出。馬迎去。捉

臂相用慰勞。萬石餘怒未息。屢欲奔尋。馬止之。少間。藥力消。嗒若喪。馬囑曰。兄勿解乾綱之振在此。一舉。夫人之所以惧者。非朝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譬之昨死而今生。須從此滌故更新。再一餒則不可為矣。遣萬石入探之。婦股慄心惛。倩婢扶起。將以膝行。止之乃已。出語馬生。父子交賀。馬欲去。父子共挽之。馬曰。我適有東海之行。故便道相遇。還時可復會耳。月餘。婦起。實事良人。父覺黔驢無技。漸狎。漸嘲。漸罵。居無何。舊態全作矣。翁不能堪。宵遁。至河南。隸道士籍。萬石亦不敢尋。年餘。馬至。知其狀。怫然責數已。立忽兒至。置驢子上。驅策還去。由此鄉皆不齒萬石。學使案臨。以劣行黜名。又四五年。遭回祿。居室財物悉

嵒湖鑄雪齋

為煨燼。延燒鄰舍。村人執以告郡。罰鍰煩苛。於是家產漸盡。至無居廬。近村相戒。無以舍。萬石尹氏兄弟。怒婦所為。亦絕拒之。萬石既窮。質妾於貴家。偕妻南渡。至河南界。資斧已絕。婦不肯從。聒夫再嫁。適有屠而鰥者。以錢三百貨去。萬石一身丐食於遠村。近郭間。至一朱門。闢人訶拒。不聽前。少間一官人出。萬石伏地啜泣。官人熟視久之。略詰姓名。驚曰。是伯父也。何一貧至此。萬石細審。知為喜兒。不覺大哭。從之入。見堂中金碧煥映。俄頃父扶童子出。相對悲哽。萬石始述所遭。初馬携喜兒至此。數日即出。尋楊翁來。使祖孫同居。又延師教讀。十五歲入邑庠。次年領鄉荐。始為完婚。乃別欲去。祖孫泣留之。馬曰。我非人。實

狐仙耳。道侶相候已久，遂去。孝廉言之，不覺慟楚。因念昔與庶伯母同受酷虐，倍益感傷，遂以輿馬賣金贖王氏歸。年餘生一子，因以為嫡。尹從屠半載，狂悖猶昔。夫怒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綆懸梁上。荷肉竟出，號極聲嘶。鄰人始知，解縛抽綆，一抽則呼痛之聲震動四鄰。以是見屠來，則骨毛皆豎。後脰創雖愈，而斷芒遺肉內，終不利於行。猶夙夜服役，無敢少懈。屠既橫暴，每醉歸，則撻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於人者，亦猶是也。一日楊夫人及伯母燒香普陀寺，近村農婦並來參謁。尹在中，悵立不前。王氏故問此伊誰，家人進白：「張屠之妻，便訶使前。」與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嬖從屠，當不乏肉食。何羸瘠乃爾？」尹愧恨歸，欲

嵒湖鑄雪齋

自經綆弱不得死。屠益惡之。歲餘屠死。途遇萬石。遙望之以膝
行。泪下如麻。萬石礙僕。未通一言。歸告姪。欲謀珠還。姪固不肯。
婦為里人所唾棄。久無所歸。依群乞以食。萬石猶時就尹廢寺
中。侄以為玷。陰教群乞窘辱之。乃絕。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後數
行。乃畢公權撰成之。

異史氏曰。懼內。天下之通病也。然不意天壤之間。乃有楊郎
寧非變異。余常作妙音經之續言。謹附錄以博一噱。

竊以天道化生萬物。重賴坤成。男兒志在四方。尤須內助。同
甘獨苦。勞爾十月呻吟。就濕移乾。苦矣三年頻笑。此顧宗桃
而動念。君子所以有伉儷之求。瞻井曰而懷思。古人所以有

魚水之愛也。第陰教之旗幟日立。遂乾綱之體統無存。始而不遜之聲。或大施而小報。繼則如賓之教。竟有往而無來。祇緣兒女深情。遂使英雄短氣。床上夜叉坐。任金剛亦須低眉。釜底毒烟生。即鉄漢無能強項。秋砧之杵可掬。不擣月夜之衣。麻姑之爪能搔。輕試蓮花之面。小受大走。直將代孟母投梭。婦唱夫隨。翻欲起周婆制礼。婆娑踈擲。停覩滿道行人。嘲啗鳴嘶。撲落一群嬌鳥。惡乎哉。呼天籲地。忽爾披髮向銀床。醜矣夫。轉目搖頭。猥欲投繯延玉頸。當是時也。地下已多碎胆。天外更有驚魂。北宮黝未必不逃。孟施舍焉能無懼。將軍氣同雷電。一入中庭。頓歸無何有之鄉。大人面若冰霜。比到

嵒湖鑄雪齋

寢門。遂有不可問之處。豈果脂粉之氣。不勢而威。胡乃骯髒
之身。不寒而慄。猶可解者。魔女翹鬟來月下。何妨俯伏皈依。
最冤枉者。鳩盤蓬首到人間。也要香花供養。聞怒獅之吼。則
雙孔掩天。聽北雞之鳴。則五髀投地。登徒子淫而忘醜。迴波
詞憐而成嘲。設為汾陽之壻。立致尊榮。媚卿。良有故。若贅
外黃之家。不免奴役。拜僕。將何求。彼窮鬼自覺無顏。任其
斫樹摧花。止求色荒於悍婦。如錢神可云有勢。乃亦嬰鱗犯
制。不能借助於方兄。豈縛游子之心。惟茲鳥道。抑消霸王之
氣。恃此鴻溝。然死同穴。生同衾。何嘗教吟白首。而朝行雲暮
行雨。輒欲獨占巫山。恨煞池水清。空按紅牙玉板。憐尔妾命。

薄。獨支。永夜寒更。蟬壳驚難。喜驪龍之方睡。攢車塵尾。恨駕
馬之不奔。榻上共卧之人。撻去方知為舅。床前久繫之客。牽
來已化為羊。需之殷者。僅戒頃。毒之流者。無盡藏。買笑纏頭
而成。自作之孽。太甲必曰。難違。俯首帖耳。而受無妄之刑。李
陽亦謂不可。酸風凜冽。吹殘綺閣之春。醋海汪洋。淹斷藍橋
之月。又或盛會忽逢。良朋即坐。斗酒藏而不設。且由房出。逐
客之書。故人疎而不來。遂自我廣絕交之論。甚而雁影分飛。
涕空沾於荆樹。鸞膠再覓。變遂起於蘆花。故飲酒陽城。一堂
中。惟有兄弟。吹竽商子。七旬餘。並無室家。古人為此。有隱痛
矣。嗚呼。百年驚偶。竟成附骨之疽。五兩鹿皮。或置剥床之痛。